

MY SURPRISE

Ferdinando Frega – Nando the Scribe



GILLETTE：我的驚喜

畫面

我剛到女兒做運動康復的那家診所，那是你永遠不會委託給任何人的時刻之一：在場，意味著身在問題之中，而不是棒球比賽的觀眾。

我在留給我這種人的位置坐下，一張小桌，一把椅子，遠離所有人，卻躲不開他們的目光。

就在我以為自己佔穩了位置的時候，鄰桌幾位正在午休、抽菸的病人招呼我過去陪他們，毫不猶豫地表明他們歡迎我的到來。

他們當中只有一個人知道我寫作，每當只剩我們倆時，他總叫我Gillette先生，掛著一個寬闊而滿足的笑容，而我為此責備他，別無他法。

我們身處卡拉布里亞，一片我本可能被綁架的土地——1960年代到1990年代間那些規模最大、獲利最豐的綁架勒索案的故鄉，贖金高達八位數。這裡沒有擄人之事，那屬於別的地區、別的土地、別的文化，在那裡，「愛」這個詞被用來激勵、被用來辯解，後來又被用來求得原諒；因為在這裡，沒有人不先談好條件就離開，我們可不是在辛辛那提。

那裡有一位65歲的教授和一位34歲的老師，兩人都是殘障人士，都坐著輪椅，帶著教了一輩子書的人那種自信，在彼此之間討論幾何和古代語言。我始終是聽眾，一個不用買票的觀眾。

他們講完後，兩人都轉向我說：不好意思，請問您是做什麼工作的？

而我笑著回答：我寫的是像你們這樣的教授用來學習的書，我真心希望你們能成為好老師。

他們沉默了，但我走開時說：啊，我差點忘了。

絕對完美的幾何圖形不是你們倆屈尊爭論的正方形，而是三角形——就好像兩個或更多三角形的和就構成了正方形似的——還有一位叫畢達哥拉斯的人，也用它建了

幾條定理，雖然我不記得他發表了多少條，我只知道他做了不少。

還有一件事：讓人類得以進化的語言基礎，並不是你們愚蠢地聲稱的拉丁語，那些可憐的傢伙只有2,000個詞；後來希臘人來了，帶來了8,000個，並且孕育了哲學——正是哲學讓我們以為，有一天我們會變得更好。

再想想，字母表裡的字母「J」並不是義大利語的，可它對那麼多身份一直至關重要。想想JAVE，然後是JESUS，然後是Gillette的CEO Juliana，然後是P&G的總裁Jejurikar，再想想我的名字是Frega，以F開頭，因為J對我來說實在太笨重了，那會是一個我永遠無法習慣的驚喜。

Ferdinando